

火人

刊 半 月 刊 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評 中 日 佛 教 學 會 · 寄 塵

(滿洲)並列，似具有引誘承認爲組織的陰謀作用，致引起國內輿論界的責難，因是力爭退出，致未參加。

今中日佛教學會的組織，正是爲着否認爲組織而組織的，而該會的性質，又是屬於專門研究學術的團體，于國家社會毫無損害，國人似不應該再誤會而持論苛刻也！茲將該會最近敬告全國佛教民衆及全國同胞書，謹錄如下：

『中日佛教學會實研究佛教學術而組成，並無其他背景，……近有不明該會宗旨，誤會與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相同，而排斥之者，實不明該會真相所致也。蓋太平洋佛教青年會之召集妄將吾國與爲組織(滿洲)並列實爲引誘承認爲組織之陰謀，同人等力爭退出，日人有識者，亦以此爲然。由上面看來，該會的宗旨和態度，已給予我們一個明白的認識了！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中日雖有九一八事變的惡感，然在這彼此互派公使而邦交尚未斷絕的時候，赴日的留學僧，是不能够限制而誹謗的。二、自九一八事變之後，赴日的留學生仍是絡繹不絕，並聞去年尤復增加數倍，即中日共同組織的科學研究團體等亦復不少，據說類皆中大所主持的！今對佛教文化獨爲例外，是不應該吧？三，近來中日邦交漸趨接近，學術事業亦進無已。那末，純係研究學術而毫無背景作用的中日佛教學會，似應該站在友誼的地位上，使之滋長，利益有情。

自去年，我國青年派的留日學僧和居士們，因不滿該國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的召集妄將我國和爲組織

目 錄	
評 中 日 佛 教 學 會	寄 墉
佛事短評	通一
一篇值得轉載的文章	何慧甫寄
金剛經講錄(續)	澄弘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中國學僧會宣言	芝峯
談死	道屏
三生塔	慈雲
打妄語	望亭
答葛君	悅西
佛教新聞	

，今中日佛教學會正由否認爲國而組織，僅爲研究學術，宏揚教義，於國家社會毫無損害，何嫌疑之有哉！且吾國與日本並未斷絕文化上之關係，雖近與日本有九一八事變之惡感，而彼此互派公使互設領事赴日之留學生絡繹不絕，去年且增加數位，即中日共同之科學研究團體亦復不少，類皆中

佛事短評

通一

一 弘化利器的疑問

最近上海有幾位居士將彌陀經香讚之類的東西灌成音片，新聞記者讚揚爲宣傳佛法的利器。我以爲這讚揚似嫌過分，疑問是：光是誦經唱讀的留聲音片是否便能感動人？留聲音片的勢力是否已經伸展到民間？誦經唱讀的音片是否自今日始？這三個問題如能解決，則堪稱利器與否方可決定。因爲今日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最大關鍵在僧伽的念經拜懺太溫，誰也不願意去真正去宣揚佛法；所以今日之急務還在口頭宣傳（這原包括幾類，在第二則里詳說。）使人能清楚地知道佛教的本質是什末？故此等唱片信佛居士用之消閑則可，奉爲利器似可不必。此其一。僧伽念經拜懺在中國社會里已屬司空見慣，而今這音片中還是道末一套，誰能担保聽了這音片就感動人皈投佛教呢？此其二。此等音片，幾年前就有了，無甚影響。就說他現在可算是利器吧？而留聲機在現在還不能够普及到中下社會里去。真要替佛法造一種宣傳的利器呢，我看還是別尋出路的好，莫迷信這就是真正的利器，庶乎少花許多無裨實際的冤枉錢。

二 宣傳佛法的幾種真正利器

在過去，講經便是弘法，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種方便攝化的法門了。前幾年，上海有幾位佛教徒頗明大勢，想集資開影片公司，結果不知爲什末擋了淺，到現在不見下文。最近，香港東蓮覺苑編演釋迦成道的話劇，演至辭親出家時，演者觀者，太半泣下。上海某舞台開演濟公傳，以情場失意

糾正人心等等的字眼在大登廣告希圖吸引觀衆。同是佛化戲劇，作用一反一正，殊堪浩嘆！縱觀濟公一生歷史中找不出一絲情場失意的痕跡來，乃上海戲台主人，利慾薰心，只知賺錢，不問因果，上海有中國佛教會，有上海市佛教會，委員諸公不知知道此事沒有？

侮辱佛教的戲劇無法禁止，真正闡揚佛化的戲劇又無人注意。（如此次東蓮覺苑所演話劇）灌製一些留聲音片便奉爲利器，這真正豈有此理？近兩年來，上海方面曾有人假無線電台作過佛法宣傳的播音，我以爲將灌製音片的錢用來作播音台的用費，那倒比較切實的多。

今後宣傳佛法的利器，除了口頭文字兩種以外，便是播音，戲劇，電影，這中間比較難的是最後兩種，因爲戲劇的編導演員的訓練，都不是咄咄可辦的事，電影的製片之難，較戲劇爲尤甚，也是暫時無辦法的事。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怕難也還是要幹的，頭腦清明的大禪們！如認爲今後佛法宣傳上除口頭，文字，播音以外還得添一些方便攝化的法門呢，那末，就請群策羣力在影片的攝製和演戲劇的編演上分點精神！

三 在組織中的中國學僧會

僧教育辦了那末久造成的新材已經那末多，不讀書的在幹事，讀書的還在讀書，大家埋頭自幹，誰也管不了誰。這種代表中國人一片散沙的精神老早有人覺到不對，可是不對終管不對，誰也沒有將全國學僧聯絡在一氣的力量，就個人

所知，許多人會爲這事常常垂頭嘆氣的。

現在，武昌佛學院法航法師大醒法師寧波芝峯法師開封淨嚴法師四川法尊法師發起組織中國學僧會，設籌備處于武昌佛學院，已積極向各方徵求發起人，定五月開成立大會，這個，在稍明佛教大勢的同袍們看來，不會認爲毫無意味的。

一篇值得轉載的文章

何慧甫寄

梁省參議員錫鴻提議保存宗教寺廟之原文

梁參議員錫鴻提議保存全省宗教寺廟之案，經省參議會於二月二十三日提出討論，議決「照原案通過」原文根據法例，申述信教自由保存古蹟兩大理由，洋洋洒洒，極爲詳盡。卒獲無異議通過，茲將原文錄如下。

慧甫附記

案題：提議咨請本省政府，通令各屬，依照監督寺廟條例，對宗教寺廟，遵例保存，以維信教自由而存古蹟案。
理由：爲提議學，人民信仰宗教，絕對自由，各國憲法，無不以明文規定，寺廟爲奉行宗教之場所，其不能任意毀拆又佔用，以妨害他人之信仰，自不待言，查監督寺條例，（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公佈同日施行）第八條內載，「寺廟之不動產及法物，非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不得處分或變更」又查司法院復內政部解釋內開，有住持居住之寺廟，其寺廟若係由住持募款建築，或重修者，該寺廟無論應否廢止，其寺廟究係公產而非官產，不能由任

，都有廣亂的團體組織我們何獨沒有呢？會受過從教育及正受僧教育的同袍們踊躍的加入吧？至于利益，這里可不必多說，將來會有事實給作證明的。

事吧？

社會教育，小學，中學，大學，專門學校，教員，學生所團體使用或拆毀，若爲荒廢者，應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四條辦理，其無住持居住，係屬臨時態狀，暫應由所屬教會或該管官署，徵集當地宗教相同各僧道意見遷還住持管理，地方團體，亦不得佔用拆毀」，（二十一年院字第八一〇號號解釋）各等語，可知不論現有住持之寺廟，抑已荒廢之寺廟，均不得拆毀佔用，規定至爲顯明，誠以政府保護寺廟，即保護宗教，亦即保護人民信仰之自由也，此理由一。一國之文化，每表現于其古籍古物及一切古蹟之中，凡此皆我先民所慘淡經營，以留賜後世者，即就古代建築物而論，其初經若干美術家之設計，建築師之經營，歷幾許時間，耗無量物力，始輪輿之足觀，後復經歷代重修補治，蔚爲地方名勝，遺留以至于今，乃後人毫不愛護，或毀之以取快一時，或廢之而移作別用，致令古蹟蕩然無存，古物多被盜賣，無形中固有之文化，其損失已屬不少，思之殊爲可惜，查各縣市之寺廟，頗多建自古代，遠者已歷千年，近者亦逾百載，每經高僧名

道，於此卓錦談經，風霜已古，靈光歸然，在在足起人欽仰，年前陳總司令准柏委員文蔚函請飭保存贛州壽量寺，因具呈西南政務委員會，請飭行本省政府，通知各屬對於寺觀古蹟，一律保意保護，毋得摧殘，以繼文化，內有「寺觀爲佛經所庋藏，法華之勝地，將欲扶持文化，允宜保厥遺型，用全繼往之功，不絕善根之路，該壽量寺爲贛南文化所係，碩果僅存之古蹟，自應予以保存，惟查吾粵各地名刹古蹟，如該壽量寺者，所在多有，誠恐地方官紳不明斯旨，任意摧殘，實於文化前途，影响甚巨」等語，旨哉是言，現查各屬機關團體，仍不免有陽奉陰違，拆佔寺廟情弊，若不重申禁令，文化將日見淪亡，此理由二。

辦法：擬請由省府通令各縣市，對於屬內奉行宗教之寺廟，概不得拆毀佔用，其有已被各機關團體佔用者，准被佔用之寺廟住持，或該寺廟系屬之教徒，投由所屬之教會轉請該管之縣市政府，限期將佔用寺廟，交回該住持管理，如無住持居住，係屬臨時狀態，暫由所屬之教會，在該系屬之教徒中，遴選住持管理，其寺廟已荒廢者，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四條辦理，倘有對於寺廟及其他禮拜所，公然侮辱，或擅行拆毀者，應即移送法院，依刑法娶賣祀典，（第二六一條）或毀壞他人建築物（第三八一條）分別論罪，所有提議咨請省府通知各屬依照監督寺廟條例，保存寺廟各緣由，相應開具理由辦法，提請議決，是否有當，仍候公決，提案人梁錫鴻，連署人麥振楷，黃康平，王昌丹

余祖明，盧壽椿，詹英烈，吳樹勤，莊爾威，方文，陳培元，王健民，林豪鼎，盧澤淮，吳伯言，李士秀，游壽培，梁祖鈞，何惠伯，李北魁。
承何慧甫居士寄來了梁省參議員錫鴻居士在省參議中提出保存宗教寺廟的提案原文，讀了非常感奮，本省寺廟自經公賣一次過以後，已經走上了廟空僧亡的途徑，言之殊堪痛心！現在本省佛教雖已漸呈昭蘇之象，而僧衆人材仍屬寥寥，年前趙公壁居士曾有請大醒法師就廣州開設佛學院及籌辦日報的計劃，可惜至今未能實現，我們狠希望梁居士等在省城方面糾合群力做一點復興佛教的基本工作，（如就能力所及與辦僧教育，發刊佛化雜誌或報紙等）則其功德之大要超過這提議保存寺廟幾萬倍呢。
一通一十五年來本刊之貢獻篇

音 第 一 號 紀 版
海 十 五 已 卷 六 週 年 出

十五年來中國佛教之動向
十五年來佛教思想之趨勢
十五年來僧事之檢討
十五年來之僧教育
十五年來僧教育之反省
十五年來整理僧伽制度運動
十五年來世界佛教之曙光
十五年來之居士界
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
十五年來出家生活之自覺

加不者年全定預 角五售零號本特載備
(角三元二內國冊大二十年全)

金剛經

正釋

澄弘法師講

一在潮州開元寺通俗宣講所講

(續)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自此以下，別敘分二章：一明途行乞食事，二明敷座而坐事。爾時者，卽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同具之時。世尊者，佛爲世出世間之尊，故稱爲世尊。食時者，午時正僧乞食之時也。世間居士食有定時，早則始齋未就，晚則噉食已訖，均非乞食之時也。非乞食之時而行乞，不惟乞者無所得，而施者亦無有施，於自於他，兩兩惱亂，世尊內涵勝德，外施宏福，雖一舉一動之微，無有不自他兩利，欲爲衆作則，故時時以法度教後學也。著衣者，以衣附著於身也。卽著伽黎衣也。梵語僧伽黎，此云合，亦云重，亦云雜碎衣。凡入王宮，升座說法，入聚落，見國王，則著此衣。衣有上中下三品：上品衣，入大聚落進見國王用；中品衣，入衆法事用；下品衣，平常起臥用；僧雖化食，不同尋常貧人乞丐，著衣行乞，故儀容可觀也。持鉢，持謂執持，以鉢執持於手，鉢盛食之器，或鐵器，或瓦器，梵語鉢多羅，此云應量器，體色量三，皆應法故。舍衛大城者：謂舍衛國之首都豐鎔城也。乞食者，乞化食也，因園在城外，故云入城。己者，事之完畢也，卽乞食之事已完畢也。

次第乞已者，因佛以平等待衆生，故不捨貧而求富，挨次而乞，以示平等，普令人植福故也。世尊已成無上菩提，本以禪悅法喜爲食，而持鉢行乞者，欲令比丘折却慢幢，而使施者得福也。羅漢有專化富而不化貧者，以富者已有福，故不興化；有專化貧而不化富者，以富者已有福，故與貧者作福也。因羅漢之心量不能及佛，故有偏袒。回至本處者，本所住處卽祇洹精舍。飯食訖者，謂乞食後返祇園如法應供畢也。收衣鉢洗足已者，食畢洗足完竣之義也。敷座而坐者，結跏趺坐也。著衣行乞者，戒也，敷座而坐者，定也，因戒生定，由定發慧，故本經以乞食坐禪爲發起也。夫佛，菩薩，聲聞，緣覺，稱爲四聖，謂已皆入聖位，自行已辦，何必乞食？蓋乞食者：爲欲利導衆生，實行成就衆生之布施波羅密，而報衆生衛教之恩也，故雖自行已辦，猶無日不爲方便衆生之事，且佛之本旨，實欲衆生使中未發心令其發心，已發心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其早得解脫，速證究竟圓滿金剛般若，故每日食時，遊街而行乞也。金剛般若之體，人人本具，個個不無，若得金剛般若，則事事無碍，法法皆通，平常之心是佛法，行住坐臥亦佛法，神通變化雖爲佛法之妙用，則喜怒嗔亦莫非佛法之善巧，未得金剛般若，雖有廣大之神通，萬年之禪定，不免落於妖魔邪術人天果報，故須證

到究竟圓滿之金剛般若，方為徹底究竟也。

善現啓請分第一

華言善現，梵語須菩提，又空生善吉，皆須菩提之名也。空生者，因須菩提解空第一，故名空生。善吉者，因須菩提生時，倉庫空虛，家人卜之曰，既善且吉，故名善吉。古德命名，皆有因緣意義不空泛也。善請者，以語言啓白世尊，請求說法也。凡欲求上人說法，當須

至誠懇求，啓白事因，方合求法之道，分第二者，依昭明太子所判此分屬序分，欲依據流支十三分義，此分已入正宗分矣。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時者，世尊洗足後敷座而坐之時也。須菩提，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相，位高德貴，故稱長老。在人衆中卽從座起者，即當時在大衆中，從座起立也。偏袒右肩右膝地者，謂偏袒右邊肩膀，以右足跪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者，合掌表身業，恭敬表意業，白佛言表口業，三業清淨，顯請法之儀式最誠懇。一舉一動，皆有不可忠議之軌則耳。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希有乃須菩提讚如來之德也。世尊如來皆爲佛之通稱，即十號之一也。世尊者，佛爲出世間之最尊，故稱世尊。如來者，謂佛證得諸法實相，如如不動，來三界垂化衆生也。稀有者，卽罕有之義也，謂世尊能捨世間富貴，入雪山潛修苦

行六年，於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化度有情，甚爲罕有，故云稀有，善護念諸菩薩者，謂如來善能衛護憶念根熟之菩薩，使不退轉也，菩薩梵語，具云：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一切衆生能發菩提心，上求下化者，皆可謂之菩薩也。付圖者，付託囑咐，令其外德成就，付諸法門，如世間付託家業與子孫，囑令成立。善者，世尊能以善巧方便，隨機施教，以菩薩堪能荷擔正法，故善爲加被付囑也。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世尊二字前已講過。善男子，善女人者，卽凡有善根之男子，及有善報之女人。未發菩提心者，云何發菩提心；已發菩提心者，云何住菩提心。云何降伏其煩惱心，而免損害其菩提心？此問最爲重要，後文世尊教以無住行施，卽安住大乘，教以無相度生，卽降伏妄心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卽因地心也，由因地心趣向果地覺，必安住大乘，降伏妄心，方能達到果地覺之地位。法華經謂佛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爲令衆生悟入佛之知見，正此意也。阿耨，無義，耨多羅，上義，三，正義，競，等義。菩提，覺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之義也。

佛言：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佛重言讚哉者，讚美須菩提之請問，以聲聞衆而能問菩薩事，故如來讚美耳。如來善能護念付囑諸菩薩，如汝所說

無差。

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汝今諦聽者，佛許其問，而戒其審實而聽重要之微妙道理，恐須菩提不審實細聽，如風過耳無有利益也。當爲汝說者，許與講說，如何住菩提心，如何降伏煩惱心之道理，善男子，善女人，前已講過，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謂欲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是住之是，指下第四分，如是降伏其心之是，指下第三分，意謂有善根之男子女人，若發菩提心，應無所住而住，無須另起心而住，無所降伏而降伏，無須另起心以降伏，不住而住方爲真住，不降伏而降伏方爲真降伏也，若強欲起心以降伏其妄心及煩惱心，則妄上加妄，反不能降伏矣。昔神光求達摩祖師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吾與汝安心竟，即此意也。唯然世尊，願樂欲聞者，卽急速應允認可其言之是，歎善無量，而願傾心聽說也。

(未完)

再者，第五期中所登金剛經講錄中如是我聞下：「一時」二字漏登，茲特補入如下：——

一時

第三明說經之時，一如數量義，卽時間，謂世尊於有數量之時間，在舍衛國祇洹精舍，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也。又一時爲時成就，際遇良時，師音道合，聽說始終，心境俱一之所謂之一時。

異類法緣記 · (續)

震華

鼠

(一)清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音，有鼠竄於梁，嗣後每叩鐘聲，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于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虞初新志十二)

(二)江蘇東臺縣西藥師庵，當前清光緒年間，該庵有高僧，德號朗潤，參學歸來，結茅自修，朝夕精進行持，以參禪念佛爲宗趣，經二十餘年，無有間息於念佛參禪時，常見一鼠俯首而視，若聽法之狀，後往往見，隨課出入，上人以慧眼遙觀，知此鼠於無量劫來，有莫大善因在焉，于是爲授歸戒，更取名字善性，上人每於參禪時，呼其名，匍匐而至，儼然一人性也，其所飲食供飯供水也，迨至宣統元年，朗老西歸，于前三日，示有微疾，呼徒輩而告曰：「我化善性，將往生矣。」徒輩聞之，不以爲異，置之勿論，經三日後，果然上人端坐念佛，未數句鐘，瞑目而逝，嗚呼！非有道之高僧，能若是乎，由是徒輩，詢證此鼠，亦不見矣。至次年春，庵中重建殿堂，拆毀之際，乃見一鼠，號命佛位座下，全身不壞，如同活狀，然亦不知其號於何日也，徒輩思念，必得上人佛法之利，方不壞也，隨爲裝金，以表大地衆生，皆有佛性，鼠其鐵證之無可疑者，民十九年，仁山法師，莊總寬居士聞之，俱爲題記，以志其異。(法海波瀾第五期)

中國學僧會宣言

芝峯

現在的世界，所處的是一個什麼時代？現在的人類，所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一種宗教——尤其是我們的佛教，於現時代的人類，有一種什麼幫助？

時代的輪齒不斷地向前進展，人類慘酷地被壓在輪齒下做時代的犧牲者，畢竟是誰使之然？人類是自命為文明的動物，除追求生活享受無厭的慾望和技巧外，畢竟還有什麼超越過其他的動物？

假使：時代原是戰爭的一幕一幕的攝影機，世界原是戰爭的一幕一幕的大舞臺，人類就是戰爭的一幕一幕的各種角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演些比較文明點的玩意兒？何必演這種以殘殺同類為快意，以野蠻無智為文明呢？宇宙間倘真有戰爭之神的話，我們為什麼每一時代之幕，不請和平之神降臨出臺呢？

這些急待解答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幾乎逼得我們連呼吸都覺得困難！

跪禱一神宗教所啓示的福音，靜待末日審判吧，「河清難俟」，身餘「其幾」，而主宰宇宙之神，渺茫無據，已被古今哲學科學給以根本推翻，稍有理智之人，再不會跪禱無聲無臭之神前了！去追尋古代的哲學玄學來解答吧，哲學玄學最後藏身之處，也無異一神教之渺茫，同一鼻孔出氣，不過多添飾玄辯理論上的遊戲，於急待解答事實的問題，也徒勞夢想而已！聽憑現代發達的科學來統制這個世界及以造成理

想的烏托邦吧，我們受已成科學所惠給的，除苦痛殘慘之外，還有什麼？科學現已為我們全人類預備好了的飛機、炸彈，戰艦，大炮，毒氣，死光以及一切毀滅全地球的東西，在不久的將來，縱使人類在表面上得暫時的休甯，也不過是戰爭惡魔 身倦力疲，稍示休養，以待下次演其更猛厲猙獰之身手罷了。我們人類的命運，是否注定了的惡魔恣意的遊戲玩弄？

人類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也就是一部戰爭史，加以現代科學技巧的發達，其造成之記錄，超越過去豈僅倍蓰。這種造成之因，實際不是人類自身之外另有一個神在那裏主宰，指使支配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類自種之因自食其果。過去歷史上所記載告訴我們的事實是如此，現代人類所活動告訴我們的事實證成如此；不必去求人類自身之外，像宗教的神，玄哲的理，科學的自然。人類自身所受的幸福和苦痛之果，集總其成因的，就是人類自身所活動的一切善惡行為，驅策自身善惡行為的，就是人類自身主力活動的思想。自然界一切現象生滅變化，以及人類界的時事變幻無窮，都是一種力的作用，而心力實為之主宰；故自然環境之好壞，人類享受之苦樂，都是心力善惡向背的反映。一般人唯競趨於如何駕御自然？如何享受物樂？從未會注意到如何駕御自心？如何引導自心，合於軌範的享受，迷心逐境，縱我制物，恣個己之私慾，背心理以求一逞，其結果造成修羅戰爭之世界

，所得幾何，所失者已不可以算數譬喻了。因此，我們想把這個修羅的世界，還他一個真正是人的世界，文明的世界，唯有從事最根本的改造，人類平等之真理，以建設一和平快樂之世界。這種最微低的主義和有力的行為，求之於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說中，不能不推尊我們釋迦牟尼所建立的佛陀主義了。佛陀主義，產生以來，將近三千年，除釋迦牟尼自身外，其行爲和言說，給我們人類界最廣大最無上的價值外，曾兩度小試於印度阿育王和迦臘色迦王時代，已表現人類史上最光榮之一頁。傳來中國，雖也會經過朝野所崇拜，惜皆未盡其道，然因我們佛教徒自身之努力，已集成全人類之福音。當此人類宛轉呻吟於這慘絕時代輪齒之下，其求生迫切之淒厲呼聲，祇要我們承認自己是個佛教徒的話，已不容我們稍存猶豫地——唯有蹈湯赴火地去哀傷救亡，以廣播佛陀主義之福音，以改造人類之心靈，以建設人間之淨土。

但是試來一觀察我們佛教徒的自身——尤其是佛教徒中我們自命住持佛法的僧伽，整個的僧團有沒有組織？個別的思想行為有沒有和自身所崇拜的佛陀主義相應？我們敢說一句，沒有！沒有！現在僧伽團體，是以僧寺為組織的代表，這不過是一些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殘影，倘不從速改善以應現代之需要，便成為現代之廢物，不僅於人類已失去效用，而且成為現代佛教自身之毒！個別的思想和行為，多數已墮落不堪，不啻和最進步最高深的佛陀主義不相應，而且成為人類的蠹賊！這種暴露，不要我們來忌諱，社會上稍接近於佛教徒的，洞鑒若神，已無遁形了。我們無須為這種腐敗組織的殘骸惋惜，也無須為這些敗類僧憐傷；透徹的講一句，

我們也無須為佛教悲痛！假使這個有情界以及建立佛教基礎的人類界不需要佛陀主義，我們很樂意地將佛像劈做柴燒，佛經來揩鼻涕，人其人而處其處！唯現人類之需要佛陀主義之各僧寺山門之外，以致無上大寶深埋沒於各僧寺壓垢之中。最大的原因：一是住持佛法的僧團沒有適合現代的組織，一是個別僧伽無知識和惡劣行為；兩者輾轉，互為因果。故將今日僧伽腐敗之組織和個別墮落之思想行為，一與佛陀主義的真正精神相較，滑稽突梯，無過此者。

雖然，上面之現象，自有其歷史的成因，我們無暇探討，也無須探討。唯就站在現時代中有自覺的青年僧伽，會受現代僧教育的我們學僧，未受惡劣環境和惡劣行為所麻醉的我們學僧，應當運用我們清醒的頭腦，健全的理智；一方怎樣來改造我們自身的環境以成一合於佛陀主義精神的組織？一方怎樣去發掘佛陀主義的思想和行為以養成我們自身有以的思想和行為？使久闔之無上福音，木鐸沙界，以救濟現代痛苦逼切之人類？

為此，我們不是為僧伽謀生存，不是為佛教謀生存，不是為我們學僧自身謀生存；是為全人類謀生存，謀住持佛教，宣揚佛教，以組織我們健全的團體，互相督促我們學業和德業之上進，以徵求我們同志加入，成一有規模的中國學僧會。現代僧教育已有十餘年之歷史，我們身沐其恩者無慮百千，雖覺得所受的一切，有不滿我們願望之處，但一想到在這種腐敗的環境中，能有這樣的成績——使我們有自覺心，已屬難能可貴！但怎樣能保持我們這自覺心，永久不退，與

時滋長呢？現在請說明幾項於下：

一則護持現在和將來的受僧教育的我們學僧，怎樣使其強有力地勇猛精進，不受環境的誘惑退縮，貫徹自覺的初願。二則怎樣使墮入迷網的青年僧伽，發自覺心，自動來受現代的僧教育。三則怎樣來擁護已辦僧教育的道場，使之不被惡徒所摧殘。四則已辦僧教育的道場內容未臻完善者，怎樣使之進步。五則稍富裕的寺院，怎樣導之自動地成為僧教育的道場。六則已受現受僧教育的我們學僧，怎樣使之感情融洽，一致地聯合起來作佛陀主義實行的信徒。

談死

死是一個多麼令人可怕的名詞呀！尤其是對付迷信家，更不可談死，好像一談到死，就與他有關係一樣，疑心你就是談他要死，或是談他必死，乃至談他怎樣死等。朋友！要小心他控告你呀！我以為人生數十年，終不免於一死，不過死有遲早不同和名詞不同罷了。有十多歲就死的，叫做殞；有二十或三十歲死的，叫做短命；乃至有被殺的，被槍斃的，或是自己投水服藥自盡的，這都叫做死於非命。死還有階級不同，比如從前有皇帝的時代，皇帝死了叫做微崩；諸侯死了叫做薨；大夫死了叫做

卒；士人死了叫做不祿；到咱們老百姓死了就直呼曰死，階級非常嚴格，不可絲毫有誤。可是現在民國時代，沒有皇帝，也沒有諸侯，號稱平等，上至國府主席，下至販夫走卒，統名為死或逝世，把那些鬼名詞，一概廢除，讓文學家去搬到這裡搬到那裡賣錢吧？死還有宗教觀念，比如信佛教的和尚死了，名為圓寂；信道家的人死了，乃名登仙或羽化。死雖有這種種的不同，然而，總是

死了一個多麼令人可怕的名詞呀！卒；士人死了叫做不祿；到咱們老百姓死了就直呼曰死，階級非常嚴格，不可絲毫有誤。可是現在民國時代，沒有皇帝，也沒有諸侯，號稱平等，上至國府主席，下至販夫走卒，統名為死或逝世，把那些鬼名詞，一概廢除，讓文學家去搬到這裡搬到那裡賣錢吧？死還有宗

道屏

要救現代危機日迫的全人類，沒有改造全人類心理的佛陀主義不可！要弘揚普救全人類的佛陀主義，沒有健全的住持佛教的僧伽不可！要有真正住持佛教的僧伽，捨我們受過僧教育的學僧之外沒有希望！但是使我們成為有力的表現和效能，而嚴密地學僧會的組織是更不可無！我們就本上面六則的舉舉大者，做我們全會中心的活動，以成全我們自身的使命，以成全佛陀主義對於世界人類的使命！我們不分派別，不分年齡，祇要曾受和現受僧教育，願意為佛陀主義而犧牲的學僧，一律歡迎加入！（簡章可向武昌佛學院索閱）

此世界他世界無量諸世界，未來此世界他世界無量諸世界，衆生是無量無邊恒河沙數，每日每時每一剎那，又不知有無量無邊恒河沙數衆生要死，可見死是衆生無論如何免不了的事。
因為死是任何人都免不掉的，所以有些聰明人，想到死後的問題了。有人說：人死後還有靈魂存在。說人死後是斷滅了的後還有靈魂存在。說人死後是斷滅了的人，這種人不信因果報應，不信有生死輪迴，乃至不信有什麼罪福善惡。唯其如是，所以，無惡不作，不顧禮法，你有錢，我強奪來，你有權，我打倒你，糟了！糟了！這還成個世界嗎？這還成個人間嗎？現在全世界不安寧，殺機隨

時可以爆發，都是這種相信斷滅論的人太多了呀！然而相信靈魂論的人，不是沒有，但太少了。如西洋的耶教，信仰有個上帝，人的一切罪福善惡，死後都由上帝來審判，上帝認為是罪惡的，送入地獄；上帝認為是善的是福的，可以生天。雖然這種說法有點近乎勉強，但勸人為善，總算是難能可貴了。又如中國的道教，他的目的，在死後能做真人，但真人全靠修練呀，所謂忘我，忘情，忘名，忘利，忘生，忘死，都是修練成為真人的方法。雖然真人究人真不真，還是問題，但生前總不算壞人！

關於人死後的問題，唯有佛法說得

三 生 塔

——南嶽佛化古跡的傷心史——

南嶽在「六朝」以前，佛教底寺廟尚少；雖有幾座簡陋不堪的寺院和最少數的僧人，然而，可說是在「道士」底嶽修行；在一所林木青翠，靈泉幽靜之處，結一茅蓬，棲身坐禪。南嶽的老道，不可一世，大有「山中無老虎……」的氣概！

誰知禍從天降，到了梁陳之際，忽然一位勁敵。據說那時有一位僧人，來到南嶽，參禪。據說那時有一位僧人，來到南嶽，參禪。據說那時有一位僧人，來到南嶽，參禪。據說那時有一位僧人，來到南嶽，參禪。

可是，到第三生却不同了！原來這位僧人，到第三生，道行益高；親證「法華三昧」，圓悟「一心三觀」。既來南嶽，參禪如故。愚蠢的老道，又使暗箭來殺。豈知「和尚」未被殺害，而那支箭竟一去無踪，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一天，旭日東昇，萬里晴空。鳥鳴

最圓滿最透徹。佛說人死後，凡夫有六道輪迴，聖人有四種階梯。造極惡的人，死後入地獄畜生餓鬼道；造極善的人，死後為聲聞緣覺菩薩佛；造少善少惡的人，死後生天人修羅道。依何來判斷生凡生聖呢？這有一首偈語道：『頂聖

眼生天，人心餓鬼腹。傍生膝蓋離，地

獄腳板出』。是說人死後的暖識，由頭頂上最後出的，就是生聖；從眼出的，就是生天；從心出的，就是為人；從腹出的，就變餓鬼；從膝蓋離的，生傍生趣；從腳板出的，墮地獄中。由此看來，此倒不怕，只是不惡善而惡惡，才可怕哩！

慈雲

——「我來這兒，別無他求。只化這（用右手指着他所坐的茅蓬。）一塊小小的地方，打坐參禪；於你們有何妨礙？況且這山是國家的，你敢竊佔？我底生死從定中驚醒，再問來意後，也不示弱，果決地答道：

『我來這兒，別無他求。只化這（用右手指着他所坐的茅蓬。）一塊小小的地方，打坐參禪；於你們有何妨礙？況且這山是國家的，你敢竊佔？我底生死

，早置度外；你……』

說完，依舊打他底坐；弄得老道們敗興而返。然而，萬惡的老道，後來竟用暗箭把他殺掉！誰知道這位僧人『願力弘大』，到第二生又來南嶽修行；可惡的老道，復用暗箭殺害。

一天，旭日東昇，萬里晴空。鳥鳴

嚙嚙，江帆歷歷。陳皇登臨寶座，羣臣上殿。正在請安奏事之際，忽聞遠處，若有異聲，隱隱而來；霎時，祇見一支箭兒飛來，繞殿三匝，墜的一聲，釘在殿柱上。君臣相顧，爲之失色！陳皇向一位勇敢地武臣道：

「你快給我把那箭兒取下來，偵察究竟！」

那臣察畢奏道：

「小臣查得那箭兒上，有『南嶽道士造』五字。據臣愚見，諒是南嶽道士，謀奪我主江山，故來相害！」

陳皇聽罷，異常震怒！拍案大罵道：「萬死的老道！竟敢來害寡人！殺！」就下令血洗——湖南稱大屠戮為「血洗」——南嶽。一位大臣連忙奏道：「陛下請慢！這事底細，尙未慎知？不如先去探查究竟，然後血洗不遲！」

陳朝國都曰建康，即今國都南京——奏道：

「臣等奉命，查得南岳有一高僧，法號慧思。來自北國——北齊，棲息衡嶽。博通三藏，道行深邃。而南嶽道士，嫉非其黨；使用暗箭，欲行殺害。幸師德治天人，諸神呵護，故未被害；且

使其箭，飛來朝庭，藉以奉聞……」

陳主聽罷，更爲忿怒！即下令將南岳道士盡行驅逐。詔請慧思禪師駐錫南

塔，聚集他前兩生底骸骨，藏放裏面；香花供養，以報昔恩。後來禪師圓寂，他底門徒也把禪師底靈骨，藏在這裡。共造三塔，分藏他三生底骸骨。所以南

岳的僧人，就叫這塔兒做『三生塔』。爲報禪師開山之恩，特爲設置田產守塔庵院，香燈供養，至今不衰。

陳朝以後，南岳山上雖有老道們底踪跡；然而，撫今追昔，却有『固有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之感了！

謹按慧思禪師，爲古宗二祖，智者大師之師。宿生在岳修行，被賊所殺，確有其事。其傳載之。傳曰：『……

陳朝國都曰建康，即今國都南京——奏道：

「臣等奉命，查得南岳有一高僧，

法號慧思。來自北國——北齊，棲息衡

嶽。博通三藏，道行深邃。而南嶽道士，

嫉非其黨；使用暗箭，欲行殺害。幸

師德治天人，諸神呵護，故未被害；且

頭傳述下來者。故與史傳，不無出入。智

註一：打屁蟲，係一種小蟲；因其

體內每每放出臭故名。此蟲唯南岳有，

且僅祝融峰上之上封寺有。每年夏秋二

季，千千萬萬，徧地飛舞。或因山上氣

候關係，產此異蟲。亦異事也。

——作者識於南岳佛學講習所。
最近合肥楊運知居士也來信主張我們開闢教史乘欄，以後希望作者們多

多賜寄這一類的作品，或談人物，或談佛教勝蹟，以翔實信達爲主，望作者們注意！——編者——

介紹：海外佛教事情
日本國際佛教協會出版

每月一冊已出至二卷一期

定價一角五分

發行處：東京銀座西

者察之！他如傳說南岳道士失敗之後，含恨在心，誓做打屁蟲（註一）擾惱岳僧；故今上封寺多打屁蟲云云，恐事涉不經，略之。

打妄語

望亭

「阿彌陀佛！朋友：今天是彌陀如來聖誕，我們倆念一天佛種善根吧！」

「哼！念佛，像你這樣地用功恐怕今天晚上就要生到西方成佛了，我不念，我們到外邊逛逛快樂好了，而且念佛是老太婆做的事體。」我的朋友這樣答我。

「唉！你這業障鬼子真真罪過，不念佛就算了，還要到外邊逛逛快樂快樂，又說什末念佛是老太婆的事體，思想胡塗極了，我們和你不念佛，什末人應該念佛呢？啊！我知道了，你是念太虛大師所提倡的彌勒佛吧。哈哈！難道念彌陀佛不好，念彌勒佛就會成功嗎？不虔誠，恐怕隨你念什末佛總不會成功，你看有些叢林中年年念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也沒有一個得到好的瑞象。就是因為沒有虔誠底心。你念什末佛都好不過總要虔心誠意才對。念佛是老太婆的事，你這話恐是丟掉意識說的。你看大藏經中的高僧傳上以及其他感應篇上所載的不知多少念佛的人，得到瑞象或往生西方。你這業障鬼子，不與你共住。」

我帶着滑稽底口吻對我的朋友說了這一大套：我的朋友氣噴噴地走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一個人坐在禪床上挺直腰，默念着。「學兄！你裝的什末魔王，做得這樣幹嗎？天總被你作怪得要下雨了？」這也不知到是誰說的，我沒有理他，我仍然地念下去。「魔王！」西方又添一聖了，馬上會變成四聖，你使起勁兒裝作怪吧！」這又不知是誰，因為我也沒有理他由他去了。但是我的心這樣想着：「你們這班業障鬼子，才的確是魔王哩，來擾亂人的誠心，不知到你們死去後還不如那老太婆呢！」我這樣說：

語罪。

懷寄塵禪兄韓江

楊通知

文體儒釋盡迦音，法乳醍醐潤世深，垂敎韓江弘佛旨，慈航普濟見雄心！

別緒連宵繞嶺東，浮生聚散等鶻蓬，

春秋史筆光人海，嶽嶽清言足啓蒙。

拼命地也來和我搗亂，不好！今天這些魔王下凡了。」我不禁抖顫着。「大師傅：我看你像個活菩薩一樣，讓我拜這末幾拜，求一點福」。「阿彌陀佛，我很慚愧，不能這樣說，請你到那大雄寶殿去拜拜佛吧。」我手指着大雄寶殿這樣說：同時她也走了。一刻，我那個朋友又走進來笑嚷道：「你念佛真虔心誠意啊！」念了半天就感到好端象——西方佛母降臨來，真了不起。」「你這業障鬼子，真真可惡，既出家就要信佛，爲什末胡亂八道的說些什無意義的話呢？你看，你真還不如那老太婆呢！」我這樣說：

妄語打完了，我要懺悔一下我的妄

我還是像阿彌陀佛那樣坐着心中不斷地念着。好久的時候，「阿彌陀佛」送到了我耳邊的聲音，我把眼微微地打開一

看，阿彌陀佛，原來是一位老太婆在我面前磕着響頭，我一放腿兒就扶起她。

「你爲什末要這樣，使我折死了，請坐！」請坐——我嘴裏雖這樣說，另一方面

心中却又想着：「你也是一個大魔王，

答某君

悅西

我是一個初發心而且讀書又不多的苦惱人。「瞞於了生死」的那篇文字不過就自己讀書所得胡謬的幾句，自知不會有人注意，閱者閱後必以一笑置之而毫無被批評的價值的。然而今天接到人海燈燭者法師寄來的明信片說：「……某君來函評大作關於了生死一文，今抄于下，即盼為文寄下以當解答：——以下某君函意——」

「文所錯：爲了生不二法門，竊以爲未必盡然，夫淨密禪：各宗之法豈不了生死乎？」隱居士曰：「方便多門，歸源無二」，此乃稍識者都認言也。既有多門，「不二」之何？于機子樹，似均不當。若約機言，淨宗非殊勝乎？」像我這種半通似通的文字，能引起某君的注意和批評，這在我不啻說是受寵若驚了。今不欲使某君失望故，於感激之餘遂又借重管城子，胡亂的塗了幾句仍請指教！

我法二空觀，」這在文中已經說明，這兒也無須多贅。而此「我法二空觀」乃是般若的異名，爲整個佛法的綱骨，大小各宗的精髓，並不是那一宗可得專而有之。如唯識的「無所得」，「取無質宗的「泯絕無寄」，天台的「假中皆空」，禪宗的「無一物」，淨土宗的「心佛雙忘」，這些都是指此。禪淨密：各宗所以能了生死者無他，以有「無得正觀」故。所以我們如用般若的眼光來觀佛法，則整個的佛法皆般若，般若外無佛法。故曰：「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掛碍，……究竟涅槃」。又曰：「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曰：「十方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自然會明白。但是念佛念到即念無念心佛雙忘時，仍是「無得正觀」。不過淨土彙鑑鈍根故，不和你說什末無得無不得，只要你發心去念，念成功自自然然會走到這條路上來，淨土之妙也妙在這里。所以學者用什末什未止什夫什未觀來解釋念佛的道理，末了反將懂得的弄成不懂，對於一般鈍根有害無益。

「方便多門歸源無二」大概是楞嚴經中之「歸源無二路方便有多門」，引者將一個「無得正觀」而此「無得正觀」又爲各宗之所共有故。所以不須更說這也能了。我那篇文章中的「無得正觀」，即是「

生死，那也罷了生死了。如大乘經中「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又說：「十方諸如來一道出生死。」又說：「一門超出妙莊嚴路。」皆是此意。假使既說：「無得正觀」能了生死，復說除這「無得正觀」以外還有淨密禪……各宗之法也能了生死，這一來便將各宗擣出「無得正觀」已外去了，換言之即是不承認各宗是佛法。各宗既是佛法，我又是佛徒，我能够這樣忍心害理嗎？我縱能忍心，各宗的學者能允許我嗎？

歸源」之「路」捨此一無得正觀一未由
；倘別有他途，當云「有多路」，何云「
無二路」耶？然則余之「不二法門」與君
之「無二路」豈非半斤與八兩乎？倘不
以爲然，仍請指教。

佛教新聞

何東爵士夫人何法蓮覺居士所創設之東蓮覺死，近已加工建築，日已定四月八日舉行揭幕典禮，日前該苑寶覺義學行畢業禮時，曾演話劇，其劇本係根據釋迦佛應化世蹟中出世經，親入山修道諸事而編演者，當日參加觀禮者有粵海艦隊司令姜西園居士及月溪法師等數百人，當演至辭親出家時，演者觀者，大半被感泣下，戲劇感人，於此可見。聞何居士以此次試演成績極佳，將于四月八日再演，以資化導云云。

太虛法師最近來漢，曾招集漢藏教理院法尊法師，開封鐵塔寺淨昌嚴法師，寧波四明散說希芝峯法師，及武昌佛學院法航法師海潮音社大醒法師等開會，討論籌設師資訓練班及中國學僧會，刻已大致決定，中國學僧會設籌備處于武昌佛學院，刻已發出宣言，徵求發起人以利進行，漢藏教理院嶺東佛學院亦已着手籌設分會，中國學僧素無團結，即望共力早日成，則

東京申明會，詳述該會宗旨純為學術研究機關，毫無政治意味，望國人勿以訛傳訛，自相紛擾也。

—— 潮州 準備佛學院開辦以來，已歷二年，現當事人為謀永久發展起見，特設立諮詢會，徵求結果，已得百餘人，現定國曆三月二十四日開成立大會，討論今後一切進行事宜，如添聘教員，擴充學額，充實圖書館等，當能逐步做去，年來各方僧教育道場漸呈衰象，嶺院有此偉大計劃，不可不為僧教育前途賀也。

△又訊○本縣安濟聖王每年正月出遊一次，屆時四鄉及鄰縣來觀者不下十餘萬人，各家殺豬宰羊，所耗至巨，今年本縣佛教會乃于事前組織戒殺宣傳隊，每晚在各大馬路宣講戒慳真理，講員潛引法師周覺空居士等達無碍辯，聽者無不動容，聞自動戒殺者頗衆，云云。

△又訊○縣屬庵埠市地接汕頭，民純物阜，該市靈和寺原為古刹，自去秋請智誠法師蒞寺指導後，刻已組織念佛會，由該市紳士林桐門陳子豪林翼庭居士等任社長，呈請縣府備案，已于陰曆二月初八，正式成立，前途實未可限量也。

本刊定價表				本刊徵稿簡例			
定期預		零售每期五分		來稿須寫清清楚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藝術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全年	半年	時期	冊數	國定	國內	國外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廿四冊	十二冊	六角	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3. 期來稿刊載後，酌酌本刊若干名次，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地址。 <small>(發表得用筆名)</small>
二元二角	二元一角	一角	一角	一元一角	一元一角	一角	4. 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學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長期刊登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總編發行
印刷 潮州正字印務局
油頭潮州嶺東佛學院

刊名	本刊介紹佛教讀物
地名	全年定價
漢口	正海潮音月刊 淨士宗日刊
武昌	漢口佛正信會
山西	山西太原佛教雜誌社
上海	貝勒路護生報社
連郵二元	連郵二元
連郵五元	連郵五元
連郵二元	連郵二元
郵五角	郵五角

嶺東佛學院啓事

敬啓者茲定于國曆三月二十四日卽舊曆二月二十日下午一時開院董會討論本院一切進行事宜請

各院畫台鑑

此致

台駕依時蒞臨指示爲幸

完竣，同人等費數月之辛勤，已將靜師生前全部著作編輯
美觀。預計三月底可出書，內容除靜師在各刊物所發表之
文章及海漁詩集外，另有靜師所著因明綱要一卷，約五
萬言，內容簡潔易解，用語體文註釋，誠研究佛學者不
可缺之秘笈也。另選靜師與友人通信數十則，取其能代表
靜師一生思想者。其他各方追悼文字，人海燈追悼專
號中未載者亦已搜入，統計全書共數十萬言，定價只收
印刷費大洋六角，本誌訂戶繕該集書只收半價以示優待
六月以前訂入海燈一年者亦同此例。單購該集預約收
費四角，以四月底為止，書出即行寄奉，郵費奉送，如
需掛號者須加郵費八分，本書只印一千本，欲購從速，
庶免向隅！

**靜賢全集將出版
優待本誌讀者辦法**

香港廣源鉅莊口入出鋪面擴充和興西街二十號二

◀處理經總會興重教密安潮▶ ◀行發約特局書學佛海上▶

顧 賜 遷 歡 實 價 真 貨
通 流

燒莞東州崖降檀安正西星名罐僧顯陀佛三
香女花香香南茄藏月山頭侶密羅像藏
塗子剗速貢沉楠貢念念素用法尼圖經
香香香香香香珠食品器被籍典